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世界城镇化建设理论与技术译丛  
丛书主编 彭一刚 郑时龄

Shaping London:  
The Patterns and Forms that Make the Metropolis  
Terry Farrell

# 伦敦城市构型形成与发展 (第二版)

(英) 特里·法雷尔 著  
杨至德 杨军 魏彤春 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世界城镇化建设理论与技术译丛  
丛书主编 彭一刚 郑时龄

Shaping London:  
The Patterns and Forms that Make the Metropolis

Terry Farrell

# 伦敦城市构型形成与发展 (第二版)

(英) 特里·法雷尔 著

杨至德 杨军 魏彤春 译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伦敦城市构型形成与发展 ( 第二版 ) / ( 英 ) 法雷尔 著 ; 杨至德 杨军 魏彤春 译 .

—武汉 :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2015.11

( 世界城镇化建设理论与技术译丛 )

ISBN 978-7-5680-1214-0

I. ① 伦… II. ① 法… ② 杨… ③ 杨… ④ 魏… III. ① 城市规划—研究—伦敦 IV. ① TU 984.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5 ) 第211743号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Limit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s solely with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Press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John Wiley & Sons Limit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 holder, John Wiley & Sons Limited.

SHAPING LONDON: The patterns and forms that make the metropolis by Terry Farrell, 中文版由 John Wiley & Sons Limited 授权在全球范围内出版、发行。

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 17-2015-263号

伦敦城市构型形成与发展 ( 第二版 )

( 英 ) 特里 · 法雷尔 著 ; 杨志德 杨军 魏彤春 译

出版发行 :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中国 · 武汉 )

地 址 : 武汉市珞喻路1037号 ( 邮编 : 430074 )

出 版 人 : 阮海洪

责任编辑 : 王丽丽

版式设计 : 赵 娜

责任校对 : 贺 晴

责任监印 : 秦 英

印 刷 : 深圳当纳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 17

字 数 : 335 千字

版 次 : 2015年11月 第2版 第1次印刷

定 价 : 188.00 元



投稿邮箱 : zhangsm@hustp.com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世界城镇化建设理论与技术译丛》编委会

主 编：彭一刚 郑时龄

编 委：段 进 华 晨 黄亚平 李保峰

李振宇 刘克成 毛其智 宋 昆

孙一民 张京祥 张 明 赵万民

(以姓氏拼音为序)

## 致谢 | Acknowledgements

这本书对我来说最重要不过了。尽管我个人并没有原始创作冲动，它与我的日常工作也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受到了他人的重托与鼓励。那是在雅典娜绅士俱乐部查尔斯·杰克斯（Charles Jencks）的豪华午餐会上，我恰好碰到了海伦·卡斯尔（Helen Castle），还有乔治·贝尔德（George Baird）教授、罗伯特·麦克斯威尔（Robert Maxwell）教授和柯林·弗尼尔（Colin Fournier）教授。过了一两个月，海伦给我打电话，建议我写一点有关伦敦的东西。随着写作的进行，我真的喜欢上了这个意料之外的任务，并沉醉其中。它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对于我大半生都生活在其中的伦敦，可以自由闲荡，闲适地散步，随意地聊天，对于伦敦的格局和构型，在理论上和思想上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对于擅长写作和评论的人来说，单词、句子和语法是重要的表达方式，而于我而言，必须强调指出，大多数情况下是靠视觉来判断的。绘图、谈话和解释，对我来说比写作更容易上手。因此，书中各章节中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以草图、谈话、演讲和口授材料为基础的。如果书中出现意识流或漫谈的情况，我深表歉意。不过，再加上视觉要素，我相信，会更富逻辑性和流畅性。

对霍华德·沃森（Howard Watson）所提供的特殊帮助，深表感谢。他尽可能地帮助我修正了一些语法错误和某些表达方法，以便更易于阅读和理解。哈维·冯·西克尔（Harvey Van Sickle）在历史资料方面提供了很多帮助，就像25年来他一直所做的那样，在此深表谢意。海伦，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她激起我对本书写作的兴趣，到了后期阶段，她又成了一位非常热情、能够提供各种帮助的编辑。为了此书的创作，还有许多人与我一起工作，或者各自完成相应的任务，或者通过他人为我提供帮助，这其中是我的同事、建筑设计师、城市规划师，还有一起在城市规划项目上合作过多年的许多客户和咨询师，在此一并致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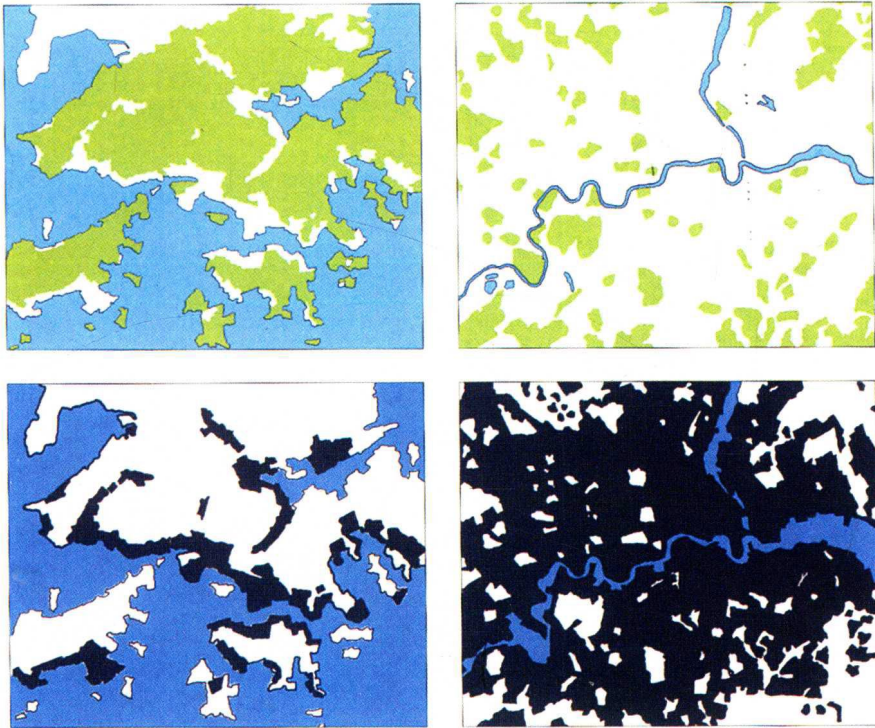
这本书对艾玛·戴维斯（Emma Davies）来说是一项特殊任务。她不知疲倦，处理了多方面的事情，包括文字图像材料、会议和会见安排等，我从她那里学到了很多。感谢你，艾玛！

## 前言 | Preface

就在本书的写作即将完成之际，我的桌面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有关伦敦的书籍，有旧的，也有新的；有大部头的，也有封装精美、小巧玲珑的；有些非常专业，有些则比较浅泛。多少世纪以来，对作者和读者来说，这座大都市都是无尽的资源宝库，散发着迷人的气息。希瑟克里顿(Heather Creaton)在《截至1939年伦敦历史出版物名录》(*Bibliography of Printed Works on London History to 1939*)中就列举了22 000本专注于这一主题的单独出版物，而且仅仅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历史学家、传记作者、编年史作者及探险家，已经对这座城市进行了无数次的研究和探索。现在，轮到心理地理学家了，他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还要写一本有关伦敦的书？尽管已有大量的文献资料，但是几乎没有一份资料能够揭示出现在的伦敦是如何一点一点地拼合起来的。对这座城市和它的结构进行阐释，既要深入它那冰封的过去，也要剖析它那同样光辉的现在。

在这里，作为一名数十年来生活在伦敦的城市规划师和建筑设计师，我将根据自己经常与这座城市的形态、结构和历史打交道的经验，试图为这座城市理出一个层次，既包括自然结构，也包括人工结构。这样的话，就像看重铁路基础设施、运河和道路一样，对于泰晤士河和那些自然景观也给予同样的重视。本书的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新的视野。本书是叙事解释性的，而非学术性的严格呆板，主要基于我个人的非正式的观察了解。它揭示了伦敦的发展模式、过去和现在的形态，尽管它们深埋在沥青混凝土路面之下，掩藏于交通指示灯和纵横交错的交叉路口之中。这些形态告诉我们，一个城市是如何正常运转又是如何失效的。当然，这很难辨别和综合，特别是对于伦敦这样的大都市，从罗马人建城以来，已经演变发展2000多年了。书中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抽出来的零星半点的东西，常常是比较片面的，并不是要进行综合的详细研究，提出新的观点。它们作为支持材料，被用于“诊断”过程之中，部分是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式的，部分是西格蒙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式的。对城市格局的形成及其形成背景进行追溯，并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拼接缝合在一起，目的是为了探明事情是怎样发展的，它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同时，也强调了不同地段之间的冲突和连续性。就像弗洛伊德一样，为了准确地了解“病榻上的病人”，我不得不将那些模糊不清的、互相矛盾的、埋藏在心底的东西，一点一点地缝合在一起。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出众之处的话，那就是它可以使人们更好、更准确地认识到伦敦是一座什么样的都市，或者说伦敦的城市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在本书中，伦敦不是一座静止的、建筑随时间演替的混合体，而是深入其结构之下，探索其形成的原动力，在这种原动力的推动下，城市的增长有时是



法雷尔，开放空间格局（上）和土地利用（下），1999年

图示为伦敦与香港作对比，比例相同。

有序的、有机的，有时又是无序的、无机的。必须清晰地看到场地之间及各种事物之间相互关联的重要性，弄清楚各个特定地段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我非常希望，通过一定的深挖和揭露，能够向读者提供一个新视野和一种新感受，让他们从平淡乏味中解脱出来。这就像有一位读者天天乘车去尤斯顿车站（Euston Station），忽然有一天出现在玛丽勒本-尤斯顿路（Marylebone-Euston Roads）上，找到了一种新鲜的感觉：在充满噪声和污染的沥青路面上除了长长的堵塞车辆之外，看到了世界上第一条边道——从帕丁顿（Paddington）到伊斯灵顿（Islington）的“新大道”，建于1756年，目的是为牛津街（Oxford Street）上的畜禽道路找一条替代道路）——并认识到了它的突出地位：在伦敦基础设施建设中，作为一条中央干线，所有重要铁路线都围绕着它布设安排（见“铁路”部分），而摄政运河就在其后面（见“运河”部分）。它不仅仅是一个大型的铁路、公路交通枢纽，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条社会历史分界线，将南端的18世纪玛丽勒本的大型富人地产与北边的20世纪萨默镇（Somers Town）的社会性住房分隔开来。

伦敦的核心基础设施——铁路、地铁、公路和运河，构成本书观察研究的骨架，分布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的6个部分之中。这种线性移动模式，不仅将既是目的地又是出发点的各场地之间相互连接起来，而且能够进一步揭示出城市形态中许多深层次的东西，如步行距离、相互之间的可达性及相关城市构成要素的形成等。例如，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伦敦原有的那些村庄散布在步行可达距离之内，或者说20世纪初期伦敦北面的郊区，围绕着城市地铁车站展开，从住家去车站步行大约10分钟。接下来要讲到的就是由自然地形所形成的天然基础设施格局，包括山野、大河及其支流及潮汐的涨退。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化都有分层现象。这种层次往往呈波浪式突然爆发，或成组成团地生长和变化。将这些历史层面上的东西一层一层地剥离出来，需要某种考古学家才具有的探索精神。

泰晤士河及其支流，是本书第一章中5个部分所涉及的内容，在城市历史层次形成方面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其宽度和位置随时间而变化，有时是自然因素，有时是人类的干涉。它一旦发生变化，总是会改变人们的活动和定居格局。从冰河时代到罗马时期和维京时期，再到中世纪和现代，对泰晤士河的利用、开发和影响，每一个时期都有其不同的方式。如果仔细看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一点。就像心理分析学家一样，我们需要对这些层次进行认真的探究，在理解一个城市童年时代的同时，也能看到其成长特征和成年特征。若不理解每一个地区所特有的演化情况，包括景观、公园、交通设施及居住区的增长等，就不能期望理解它现在的状况、将来的走向及其生长和变化情况，也无法对其进行改造。

有一种构型覆盖范围较大，即地域性构型，又常被称为“城市肌理”。在伦敦，不同的肌理代表不同的发展地段或区域，如18世纪和19世纪开发建设的西区（West End）、梅费尔区（Mayfair）、玛丽勒本和布鲁姆伯里（Bloomsbury），街道呈直线网格状布设；再比如，中世纪的有些区域，街道纵横交错，就像迷宫，如市长官邸和英格兰银行周边那些狭窄拥挤的街道。还有一种地域性构型，就是不断向外扩张的郊区地带。在这里，半隔离式住宅和带花园的封闭式住宅组团式重复出现，北环路周围地段体现得最为明显，如温布利（Wembley）、哈罗（Harrow）、平那（Pinner）等。再往西，到位于米德尔塞克斯郡（Middlesex）和萨里郡（Surrey）郊区的西端点地带，如森伯里（Sunbury）、斯泰恩斯（Staines）、埃格姆（Egham）和恩格尔菲尔德格林（Englefield Green），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私人小汽车所使用的街道占主导地位，这些道路弯曲弧度大，呈各种几何形状。上面所说的这些不同的构型，包括形态、密度、建筑材料和街道几何布局等，都可以通过空中鸟瞰照片，比如在谷歌地图上来分类确认。从照片上就可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揭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特征，或者区分出工业、办公和商业集中区。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文化一元化现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每一个小地段都有自己的特征，如把它们拼贴起来，就会构成一幅巨大的自制壁毯，在伦敦经常会见





伦敦上空的德国海恩克尔 111 型轰炸机，1940 年 7 月 9 日

轰炸机袭击伦敦时，从护航飞机上拍到的照片，不同寻常。照片显示，伦敦的城市肌理与泰晤士河弯曲的河道形成鲜明的对比。

到这种情况。例如，19 世纪修建的一条道路，可能会在先前中世纪街道格局中穿行。菲利普鲍尔 ( Philip Ball ) 在其著作《自制壁毯：自然界中构型的形成》( *The Self-Made Tapestry: Pattern Formation in Nature*, 2001 ) 一书中，就自然界中有机构型的形成问题写道：

对于各种各样的自然构型，可以将其想象成为一个具有特定特征和形态的动物园，这个动物园可以不断地再生复活，就好像是在一系列混乱无序状态中，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和谐一致的结构一样。

理解伦敦的关键，就是要把它看作一座自然城市，随时间的演变经历过众多规划设计，众多与自然形态打交道的人对它进行了建设和改造，在设计、规划乃至几何构型上，没有大面积的交叉重叠，

也没有总体性的或有序的规划设计。与自然发展的城市相反，经过综合规划的城市是有目的设计的、更人工化的城市，通常是适应某一紧急需要，经济上的或军事上的，或者如北京和巴黎，城市体现出帝王或独裁者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北美的城市构型是房地产迅速发展的产物，是勘察人员或土地代理机构的城市。罗马的规则构型——由城墙包围的网格化城市——是适应军事扩张和统治的需要。

20世纪，由于历史上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不平衡，在世界范围内，“人工设计的城市”开始复苏。现代主义的主流文化，把城市看成是需要精心组织安排的、人为设计的人工制品，这种观点还在广为流传。现代主义来源于规模化生产，来源于对工程的依赖和对“设计”人造物品的依赖，把城市看作是一件预先精心策划和设计好的产品 and 人工制品。这样设计的城市往往与一个著名的建筑设计师相关，印度昌迪加尔（Chandigarh）的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巴西巴西利亚（Brasilia）卢西奥·科斯塔（Lúcio Costa）和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就是其中的代表。英国战后新城镇，如巴兹尔登（Basildon）、哈罗、克劳利（Crawley）和泰尔福特（Telford），模仿拙劣，常常缺乏有吸引力的现代城市中心，或者生动的场所感。伦敦，似乎没有为这些建设标准所触动，还在不断增长和演化，因为它是一座自然化的城市，并且一直呈综合增长的势头。在这里，城市构型理论学家又一次认识到了城市规划在文化上的困惑。

城市规划师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城市设计，他们通常是根据预先确定的目标来对城市形态进行分析，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也就是说，城市规划理论倾向于关注城市本身，在这类城市中人类设计的痕迹清晰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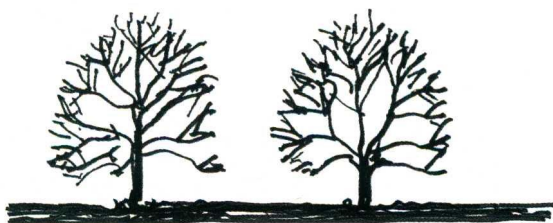
问题是，几乎没有一座城市是那个样子的。尽管规划师总是试图为城市设定一个简单、统一的秩序，但是，许多大城市所表现出来的发展空间都呈明显的无序化和不规则分布……随机融合。城市理论学家把目光集中于经过规划的、具有一定规则的地段，但往往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总的来说，城市是有机发展的，而不是按照规划师的指令去增长演化的（Philip Ball, *The Self-Made Tapestry*, 2001）。

当然，“自然”也不一定就是毫无秩序。自然界是高度有序的，有一种有机的、自我组织的、进化的方式。阿尔西·温特沃斯·汤普逊（D'Arcy Wentworth Thompson）的经典著作《论生长与形态》（*On*



法雷尔，森林的自我调节，2009年

边缘植株侧偏，中间植株向高处生长以获取阳光，下部树木纤细。林下有丰富的植物区系，因位置而变化，这种园艺上的现象很接近城市文化。



法雷尔，草地上的孤立树，200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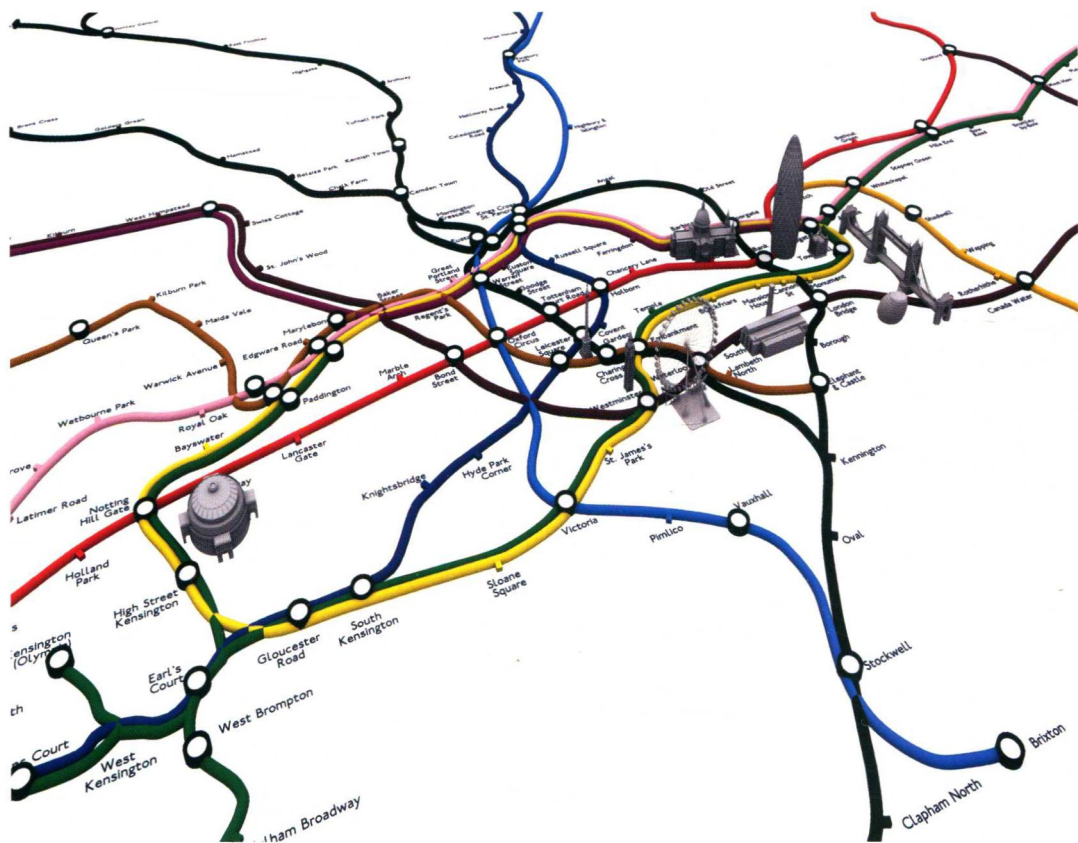
多么明显的特征，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与周围没有联系，也没有丰富的下层植被。这是建筑设计师和他的客户所希望看到的。

*Growth and Form* )，于1917年首次出版，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对我的影响很大。正如他所讲的，各种生物和非生物形态，如花、蜜蜂的翅膀、树木、波浪和云彩，都有其特定的秩序。

大海中的波浪、岸边的涟漪、两个沙丘之间连绵的沙湾、山丘的轮廓线、云彩的形状，所有这些形态都有各自的秘密。许多形态学问题，可以说几乎所有此类问题，物理学家都可以或多或少地读懂它，并找到解决办法。

这种秩序不仅高度复杂，而且也具有天生的美感。从形式上来说，自然界的这种复杂性是随手就来、应时即景的，而不是单一的、几何规则式的、僵硬的条条框框。

将伦敦看作是一座有机城市，与大自然进行类比，可以超越阿尔西·汤普逊所言的单个有机体及其构成要素的限制。自从他的著作出版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他有关生物形态的思想已经被更具活力、更为综合性的科学生态学所替代。更好的做法是，把一座城市看成是一个内部相互制约的集合体，更像一片森林，而不是单株树。它有自己的集合秩序，就像一道河谷或一片森林、一片湖泊或一片沼泽地。最近，就在树叶刚刚落下的秋天，我在观察和描绘肯特郡（Kent）埃德温·勒勒斯（Edwin Lutyens）住宅内花园的一片小树林中，度过我的周末。就像阿尔西·汤普逊所指出的那样，一片森林由各种有机元素构成，有机元素具有连贯性，能自我调节。但是，在整体中，每一株树都要对自己进行几何设计，调整到适当的位置，出现高度分层的秩序。边缘树木发生偏冠，中间的树木不得不尽可能地向高处生长以获取阳光，树冠庞大，下面遮阴部分树干显得纤细。在森林的庇护下，林内的植物和动物种



高等空间研究中心 (CASA), 地铁分布图

实际目的地与伦敦地铁系统之间的典型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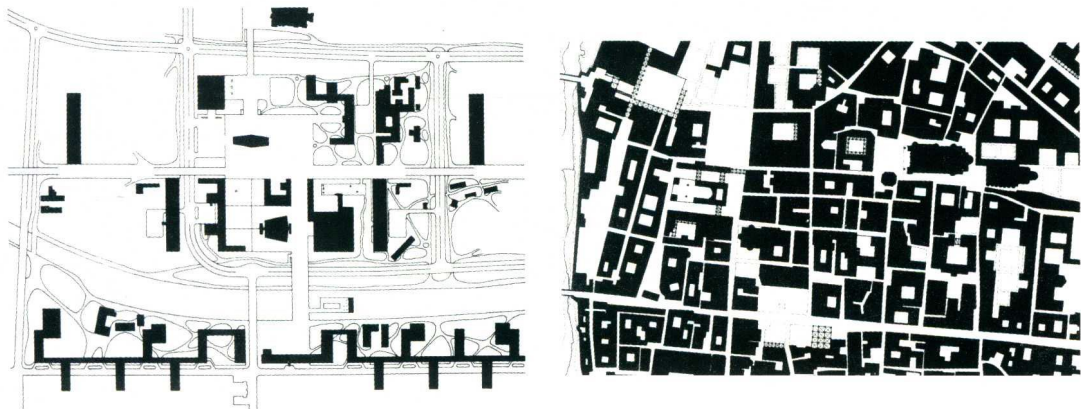
类繁多, 各种植物和动物的生长方式及种群组成各不相同, 这取决于在更大生境条件下的自然适生能力和生存条件, 但在整体上是一个统一体。一片森林就像一个村庄、一个城镇或一座城市, 其中的要素以各自的方式互相制约、相互融合。英国人的定居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 并不完全是偶然的、随机的。像伦敦这样的城市, 是由许多村庄发展而来的。直到 18 世纪初, 梅费尔和切尔西 (Chelsea) 的村庄特征仍很明显, 尽管那时它们已经很时尚了。

自然和村庄与伦敦之间的关系, 不仅仅是一种演化转变关系, 单纯地说, 一组组农业社区, 经过多个世纪的演变, 发展成了一个世界级大都市。正如在第四章“景观、公园和花园”中所阐述的, 它是一种文化关系。它反映在万能布朗 (Capability Brown)<sup>1</sup> 和胡弗莱·雷普顿 (Humphry Repton) 的景

<sup>1</sup> 原名为“Lancelot Brown”, 被戏称为“Capability Brown”, 即“万能布朗”。——编者

观设计传统之中，并迅速将其转化为城市设计。两个最明显的实例，一个是摄政公园中风景如画的意大利别墅村，19世纪20年代由雷普顿的合伙人约翰·纳什（John Nash）设计建造；另一个是20世纪初的哈姆斯特德（Hampstead）郊区花园，其中央广场由勒勤斯设计。柯林·罗威（Colin Rowe）和弗里德·克特（Fred Koetter）在其1978年出版的启蒙式著作《拼贴城市》（*Collage City*）一书中，对法国和意大利的几何规则式城市与伦敦进行了对比。同时，对两者之间的花园和景观设计，也进行了类比。凡尔赛（Versailles）是几何规则式的先驱，豪斯曼（Haussmann）规划的巴黎也属于同一规划类型，而在英国，纳什和雷普顿则将英国的自然演化景观设计应用于城市规划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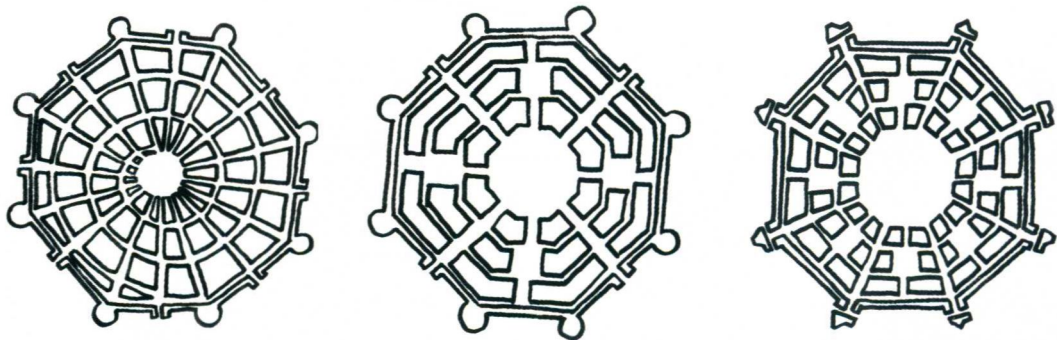
本书重点关注伦敦的基础要素——硬件，也就是基础设施——包括自然和人为基础设施，而非专注于人类对这些要素的占有、使用及与其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个决定是有目的性的。我从城市规划大师克里斯托夫·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那里得到启示。他在论文《城市不是一棵树》（*A City is Not a Tree*）中，对于城市基础要素与人类之间的不同之处，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他选择的是街道上的一个街角，一块微型场地，大城市中的微型世界。在这个街角处，有交通指示灯、商店和书报亭。在这种物理环境条件下，人们在其中运动，相互之间及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从事各种活动，如阅读、买报纸、站立、停留、等待、静观和交谈。基础设施为人们的活动提供了基本框架。



拼贴城市平面图

左：勒·柯布西耶，法国圣迪耶项目（Saint-Dié）。右：意大利帕尔玛市（Parm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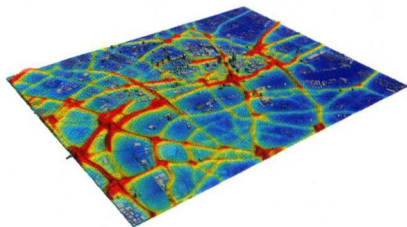
柯林·罗威和弗里德·克特的《拼贴城市》展示出勒·柯布西耶的“人为设计的城市”与帕尔玛“自然城市”的不同之处。对这两种类型的城市，这是极好的典型案例，其差别主要体现在空间布局上。柯布西耶强调实体，也就是存在于陌生空旷环境之中的那些固定物体；自然城市强调空间，即空间的有益效应和场所营造。



弗朗西斯科·德·乔治亚·马丁 ( Francesco di Georgio Martini ) 的理想城市研究, 法雷尔重绘, 2009 年对一座城市进行重新设计时, 建筑设计师和城市规划师总是落后于纯几何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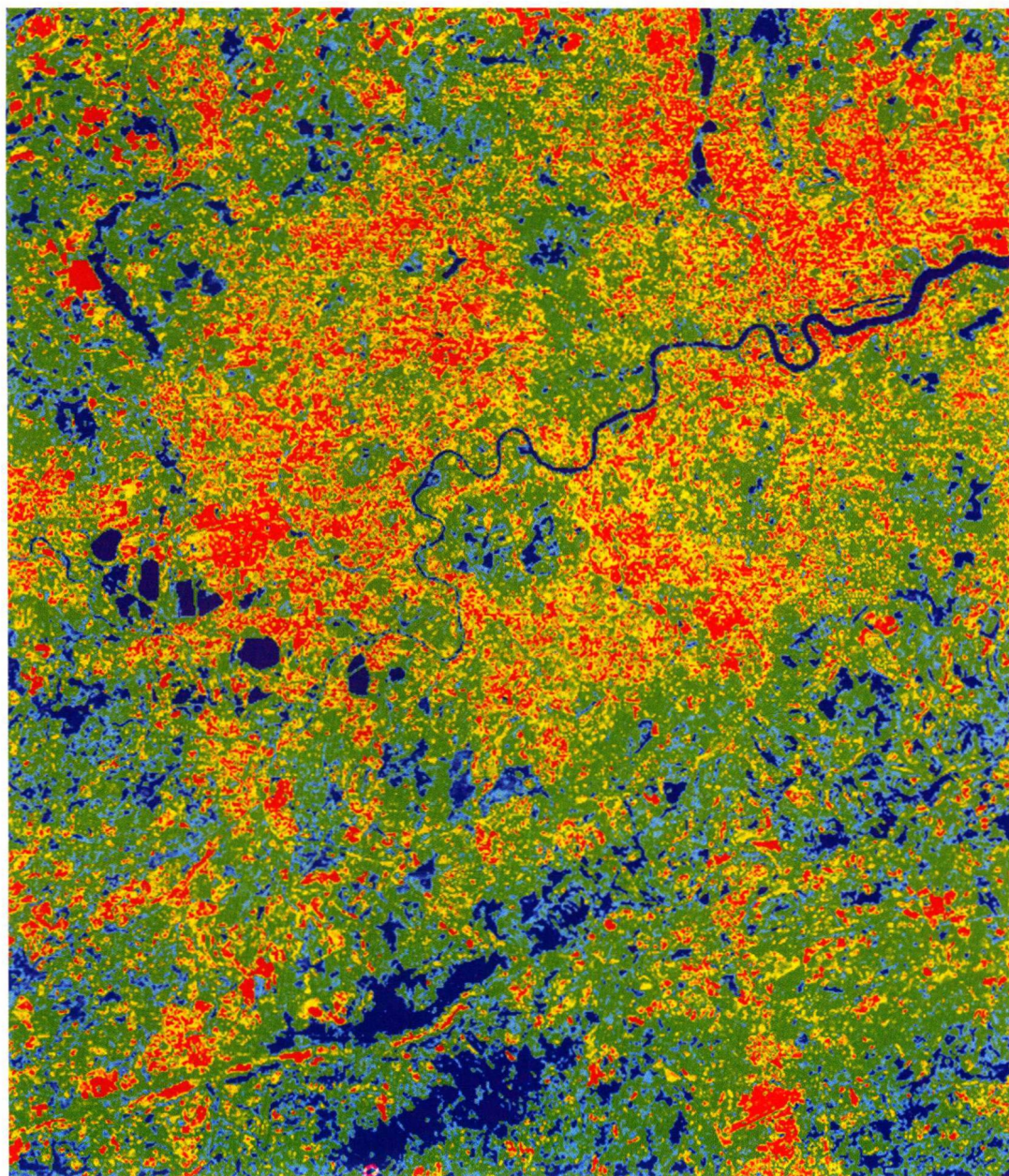
书报亭与交通指示灯产生关联和互动: 书报亭上有报纸, 钱从买报人的口袋进入到投币口, 买报人在交通指示灯前面停下, 看报纸, 电脉冲控制交通指示灯的变换, 还有行人所站立的人行道, 这些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形成了系统中的核心实体要素。不断变换的部分……行人、报纸、硬币和电脉冲共同作用……处于一个整体系统之中。

本书 12 个部分, 大部分是围绕着伦敦固定基础设施中最重要的方面进行组织和安排的。本书共分为四章, 要素之间没有等级划分, 包括: “泰晤士河——流动的历史” (泰晤士河及其支流); “伦敦的基础设施——大都市的创建 (运河、铁路和地铁)” ; “伦敦的道路和人行道——日益加剧的矛盾与冲突” (内城道路, 外围道路, 行人、自行车和公共汽车); “土地利用” (景观、公园和花园)。虽然书中对于单个要素可能有所侧重, 但是对于它们共同作用的方式及其产生原因也予以特别强调。对于一个城市来说, 其构成要素并不仅限于书中各章所涉及的那些。本书并不能够囊括一切, 也不是科学严谨、滴水不漏的论文。它更像是示范和某种程度的探险。不管怎么说, 这是一位充满激情的人认真观察的结果, 是我在长期职业生涯中, 对这座城市进行规划和创造时所迸发出来的思想火花的总结。



高等空间分析中心对空气污染进行的调查, 200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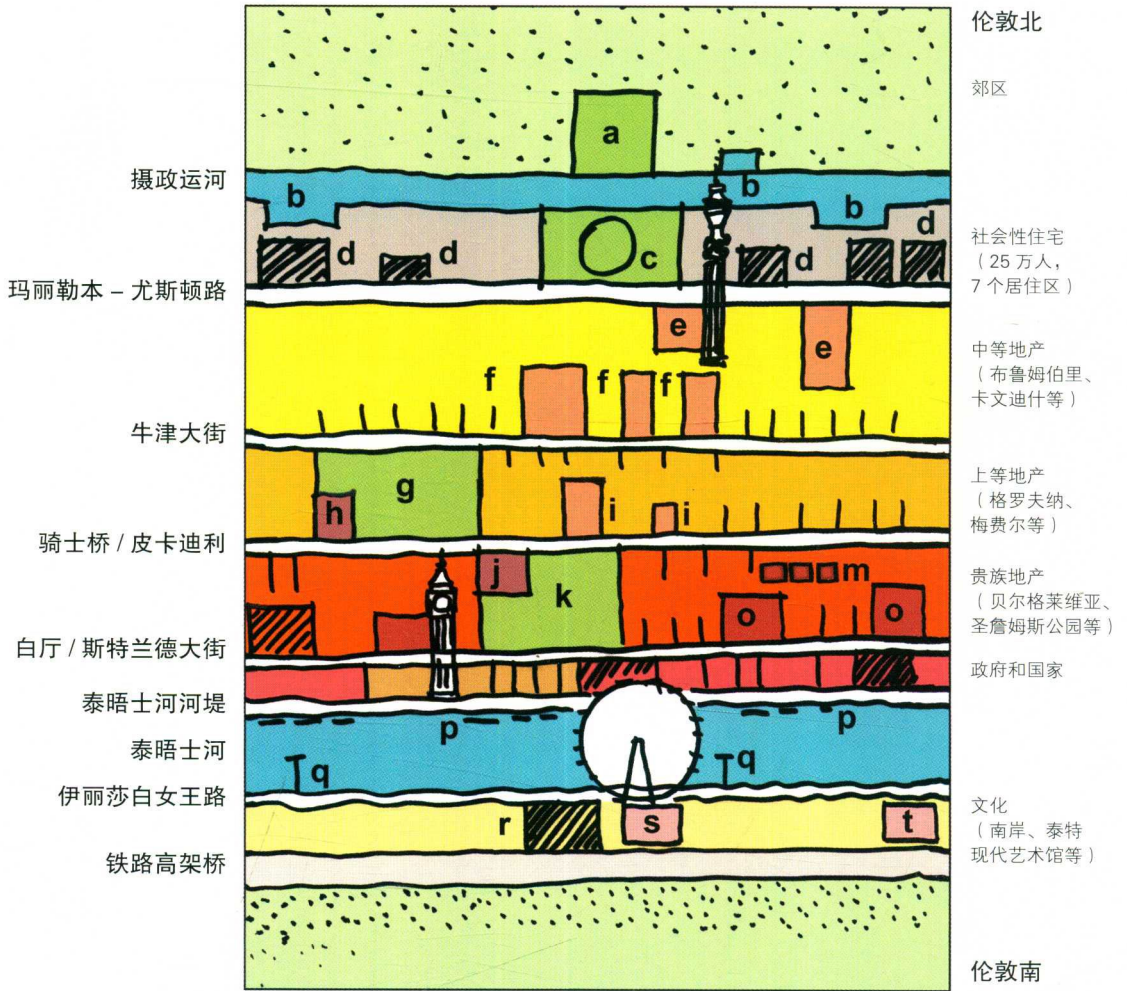
通过计算机, 可以创造出一些新格局。图中是因污染、热量排放和迁移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构型。



50°C  32°C

地表温度的变化，2004年9月9日

伦敦的温度变化情况，计算机图像。数据来源：紫苑卫星（ASTER）90米高空间分辨率图像。



法雷尔，伦敦的层次，2009年

西区中部土地利用层次，明显的等级结构，与权力和地位紧密相关。从泰晤士河逐渐向外扩展，每条主要街道都把土地划分成一块一块的，与社会阶层很类似。

- |              |                |            |
|--------------|----------------|------------|
| a. 樱草山       | h. 肯辛顿宫        | p. 近岸锚地    |
| b. 运河和盆地     | i. 大宅院         | q. 码头      |
| c. 摄政公园      | j. 白金汉宫        | r. 滑铁卢车站   |
| d. 干线火车站     | k. 绿色公园/圣詹姆斯公园 | s. 艺术中心    |
| e. 大学校园      | m. 绅士俱乐部       | t. 泰特现代艺术馆 |
| f. 百货商店      | n. 议会          |            |
| g. 海德公园/肯辛顿宫 | o. 主要火车站       |            |



# 目 录 | Contents

致谢

前言

## 第一章 泰晤士河——流动的历史 / 1

上泰晤士河——乡村地带 / 2

城区泰晤士河 / 16

老港区泰晤士河 / 38

泰晤士河入海口——伦敦的发动机 / 56

泰晤士河支流 / 80

## 第二章 伦敦的基础设施——大都市的创建 / 91

运河 / 92

铁路 / 107

地铁 / 128

## 第三章 伦敦的道路和人行道——日益加剧的矛盾与冲突 / 141

内城道路 / 142

外围道路 / 164

行人、自行车和公共汽车 / 179

## 第四章 土地利用 / 209

景观、公园和花园 / 210

结论：伦敦的城市培育 / 230

附录：参考文献及资料 / 251

特里·法雷尔总体规划和场所营造项目 / 254

译跋 / 256